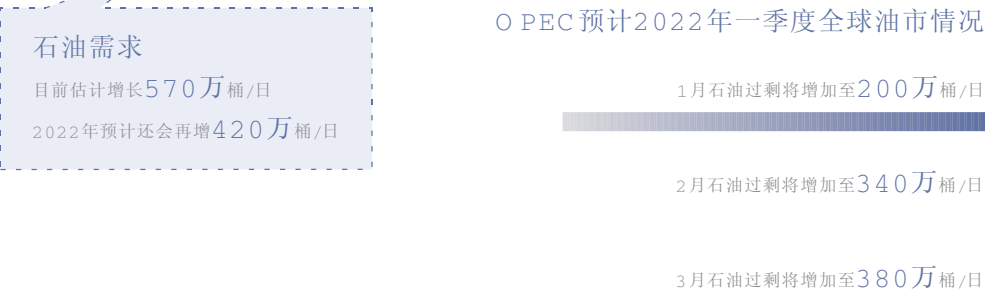




无惧新毒株 沙特提油价

对于原油的走势,沙特似乎信心满满,即便有来势汹汹的新毒株奥密克戎,以及各国货币政策都有了转向趋势,但沙特仍然将出口原油价格一提再提。持乐观态度的不止是沙特,连同沙特在内的OPEC产油国们,也打定主意按原计划增产,对于油价而言,利好显而易见,不过,奥密克戎的威力尚未可知,还有通胀“高烧”不退,原油市场仍然是瞬息万变。



疫情以来最高价

作为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对出口石油的定价是油市的重要信号。当地时间12月5日,沙特阿美上调了1月对亚洲和美国所有品级原油的官方售价。

具体而言,沙特阿美将把对亚洲客户的Arab轻质原油价格再上涨60美分,调整后较迪拜/阿曼基准价格升水3.3美元。同时,今年11月和12月同一品种的升水幅度分别为1.3美元和2.7美元。这一价格已经是去年2月以来的最高价,换句话说,沙特的原油出口价格已经达到疫情在全球暴发以来的最高值。

而对于美国买家,沙特阿美将1月轻质原油定价抬高40美分,较美国含硫原油指数(ASCI)升水达到2.15美元。不过对于欧洲买家,沙特的原油价格将下调。

这基本符合炼油商们的预期。此前路透社对7家亚洲炼油商进行了调查,消息人士表示,沙特可能上调销往亚洲的原油价格,7名受访者中有2名预计1月官方售价将上涨逾1美元,另有3名预计在50-80美分之间,其余2名预计价格将保持不变或上涨10-20美分。

受此消息影响,周一早盘,WTI原油、布伦特原油一扫连续下跌的阴霾,纷纷高开,截至北京时间6日16时,WTI原油涨超2.4%,报67.85美元/桶,布伦特原油涨超2.3%,报71.51美元/桶。

在本周之前,国际油价已经持续六周下跌了。今年10月,国际油价曾达到每桶86美元的三年高点。但之后,全球疫情的恶化加上突如其来的新冠变异毒株奥密克戎,让各国的解封和复苏被迫中断,不少国家的封锁措施再次提上日程。

暗淡的需求前景下,油价开始走低。上周,美国WTI原油下跌2.8%,已经是连续第六周录得跌幅。整个11月,国际油价的跌幅约为20%,特别是在世界卫生组织11月26日预警奥密克戎毒株威胁以来,国际油价已经下跌约10%。

按计划增产

从提价举措来看,沙特似乎对油市前景仍然乐观。的确,沙特阿美CEO Amin Nasser近日接受采访时就表示,他个人对于需求非常乐观,原油市场对奥密克戎的担忧毫无根据,根本就是“反应过度”。另外,Amin Nass-

er还预测,全球原油需求会反弹至去年油价因疫情而大跌之前的水准,即超过1亿桶/日。

沙特的态度不是个例。就在12月2日,第23届OPEC+部长级会议举行,会议决定维持今年8月以来的增产路径,即继续于明年1月释放40万桶/日的原油增量。

在此次会议召开之前,由于疫情的不确定性,市场普遍预计,OPEC+会暂缓增产计划,但之后的结果令市场有些意外,当天,美国WTI原油期货一度跌超4%,创下9月以来最低点62.43美元/桶,不过最终收盘时,报69.67美元/桶,上涨了1.2%。

根据官方声明,OPEC+重申了参与国在《合作宣言》中的持续承诺,致力于确保石油市场的稳定与平衡,以及强调了完全执行产量政策和补偿减产机制的重要性。据了解,会议之前,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曾说,俄方认为主要产油国目前没有必要因奥密克戎毒株扩散而紧急调整原油生产策略,奥密克戎变异株对石油需求的影响有许多不确定性。沙特能源部长也曾表示并不担心奥密克戎。

不过,在外界看来,OPEC+此次的增产决定,比起不太在意疫情反弹,更多是与美国有点关系。“政治战胜了经济。石油消费国施

加了足够的压力。”OPEC观察员Gary Ross对路透社表示。

据《金融时报》报道,一个由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辛格、商务部副部长格雷夫斯和国务院全球能源安全高级顾问Amos Hochstein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上周对沙特进行了访问。据了解会谈情况的官员称,会谈进行得“非常顺利”。

高油价对消费国的物价造成了压力,间接导致通胀居高不下,美国就是其中之一。在此之前,美国曾多次施压OPEC+增产,遭到拒绝后,美国上月联手印度、日本、韩国和英国等石油消费大国一起,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从而压低油价。

不确定性

“其实,对当前60-70美元/桶左右的价格,OPEC等产油国是比较满意的”,在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看来,可能OPEC+的增产计划和美国的施压有一定关系,但其实80美元的高油价本身也不可能持续,整体的供需不平衡会慢慢稳定下来,油价也会恢复正常,所以其实油价现在的回调

Focus

得州要打造“半导体之乡”

持续一年多的全球半导体芯片短缺,影响到全球各地的企业,让供应链的每一环都饱受“无米之炊”的痛苦。在此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想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当地时间上周日,美国得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Greg Abbott)宣布了一项宏伟蓝图——该州将打造成“未来半导体制造业的大本营”。

阿伯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美国犯了一个错误,即把所有这些基本供应品的生产都外包出去了,无论是现在短缺的半导体,还是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急需的医疗用品。而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依赖其他国家来满足我们的基本需求,比如半导体”。

“这正是得克萨斯州实际上正在领先的原因——成为半导体之乡。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一切东西都离不开半导体,不光是你身边的iPhone、笔记本电脑或其他东西,半导体也被广泛安装于那些正在生产的车辆中。”他补充称。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得州也作出了不少行动,吸纳了众多企业投资和落户。上月末,阿伯特和三星(Samsung Electronics Co.)共同宣布,这家韩国科技巨头将在得克萨斯州泰勒市(Taylor)建设一座价值170亿美元的半导体工厂。

三星电子设备解决方案部门副总裁兼首席执行官Kinam Kim预计,如果泰勒工厂全面运营,预计将直接创造2000多个高科技岗位,并创造数千个与之相关的就业机会。三星在一份新闻稿中还指出,泰勒的芯片制造工厂也将是三星在美的最大

投资,这预示着该公司自1978年开始在美国运营以来,在美总投资有望超过470亿美元”。

针对三星对泰勒市的投资建厂,阿伯特在新闻发布会上曾炫耀称,这是“得克萨斯州有史以来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时还指出:“这是继得州仪器宣布投资300亿美元扩建半导体产能之后的又一项举措。这些半导体将有助于供应链”。

除了三星之外,特斯拉近日也正式对外宣布将其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总部搬到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新建的超级工厂旁。特斯拉在最新提交美国证券监管机构的一份文件中披露了这一消息。

在今年10月的股东大会上,特斯拉CEO马斯克最早透露了将特斯拉总部从加州迁出的计划,此前一年,他与加州政府就新冠疫情的防疫规定发生了摩擦。马斯克曾在疫情大流行初期表示,加利福尼亚州的疫情管控太严苛了,导致特斯拉难以恢复生产。

此外,马斯克还曾表示,该公司最初在加州弗里蒙特的工厂已经达到了扩张的极限,而得克萨斯州新建的超级工厂提供了更多的增长机会。

不仅仅是明星企业落户,阿伯特在最新采访中罗列数据指出:“在2021年前11个月,已有70家企业和公司把总部搬到了得克萨斯州。平均来看,这意味着每五天就会有一个新的总部坐落在得克萨斯州”。

虽然阿伯特对得州信心满满,但芯荒显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今年以来,芯片短缺始终影响着各个行业的生产进

程。比如,通用汽车近期表示,由于全球芯片短缺,将减少北美地区部分卡车的生产,福特汽车也因此削减了多家工厂的产量。

同时,芯片价格也水涨船高。根据TrendForce集邦咨询的报告,由于电源管理芯片(PMIC)属于半导体缺货潮的短料,至今涨价态势依然持续,预估2021年平均销售单价年涨幅近10%,创下近六年来最高。

对此,山西证券南宁营业部投研总监谭富文认为,芯片短缺主要还是因为全球新冠疫情防控导致的供应链危机所致。芯片专家步日欣则进一步指出,虽说整个产业链都在积极解决问题,可很多东西都需要时间。以前段时间积极扩产的晶圆行业为例,晶圆厂投产需要一年半到两年时间,至2022年下半年,随着疫情后晶圆厂扩产能开始投放,芯片短缺问题将逐渐缓解。

行业也给出了大致的判断。芯片巨头AMD首席执行官兼执行副总裁Mark Papermaster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半导体行业的大致情况、行业面临的供应链问题以及行业面临的新挑战和机遇。Papermaster表示:“在当下市场中,我们认为2022年下半年到2023年供应紧张问题将有所缓解,我们预测到那时候便可以使供需恢复平衡”。

根据Papermaster的说法,半导体行业最终可能会在2023年恢复供需平衡,这意味着那时显卡价格也可以回到正常的MSRP水平。

英伟达CEO黄仁勋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预计明年需求将远远超过供应,但他们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赵天舒

埃及新行政首都展现现代化雄心

根据埃及总统府此前发表的声明,埃及政府本月开始迁往首都开罗以东45公里、位于沙漠地带的新行政首都,并进行为期6个月的试运行。新行政首都将是埃及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沙漠造新城”的最新探索之一,被寄予缓解首都人口压力、创造就业、吸引外资等多重期望,展现着埃及寻求国家现代化的雄心。

开罗是中东和北非地区最大城市,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其丰富多元的文化风貌每年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大批游客前来“打卡”。

开罗也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城市之一。由于国土大部分位于沙漠地带,埃及有96%的人口集中在受到尼罗河滋养的尼罗河谷和三角洲地区,位于尼罗河三角洲顶点的开罗自古以来就是埃及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吸引了大量人口流入。据统计,目前大开罗地区人口已经超过2000万;“大城市病”极其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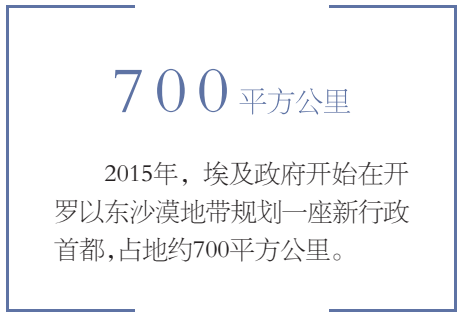
为缓解首都人口压力,埃及自上世纪70年代起在开罗周边沙漠地带探索新城建设,十月六日城、斋月十日城、新开罗等卫星城相继诞生,但收效不大,开罗人口仍在急剧膨胀中。

2015年,埃及政府开始在开罗以东沙漠地带规划一座新行政首都,占地约700平方公里。埃及政府表示,该项目是埃及“2030愿景”的一部分,旨在提高公民生活质量,扩大城市区域,应对首都人口快速增长的问题。

据埃及官方金字塔在线网站报道,按照埃及政府规划,新行政首都共分三期建设:一期建设包括政府办公区、商务区和外交区,其中政府办公区包括10座综合

体,政府内阁、议会和34个部委将搬迁至此;二期和三期主要是住宅区,建成后预计容纳超过650万居民。

埃及《金字塔周刊》援引新行政首都城市发展公司公关经理哈立德·侯赛尼的话说,半年内预计将完成5万名政府工作人员的搬迁。



新行政首都的正式名称目前还在征集之中。这座新城市距离开罗附近卫星城市以及开罗国际机场都只有数十公里,正在修建的高速铁路、轻轨和高速公路也将在未来把这些城市连线成面,推动尼罗河三角洲经济一体化,增强“都市圈”效应。

智慧化运营、无现金支付、大面积采用太阳能发电……埃及政府勾勒的新行政首都形象十分现代化,不但与开罗有着不同的审美风格,不少规划措施也都是直接针对现在开罗面临的种种问题。

新行政首都都是目前埃及政府沙漠造城的“代表作品”之一,与埃及总统塞西推动的大埃及博物馆建设、苏伊士运河走廊开发、埃及国家公路建设等一系列基建工程一道,代表着埃及推进国家现代化的雄心和决心。埃及总理马德布利表示,新行政首都将成为现代埃及的新标识。 据新华社